

散文

包头

刘彦章

西华县叶埠口乡南临大沙河。小周庄是乡里的一个自然村,村里的土地多在河堤两岸。一年四季,河套内绿草如毯,风景秀丽,宽阔的河面清如明镜。一条高高低低的路直抵水边——这里有一个古老埠口,一条小船摆渡着两岸的生产与生活。

这么好的风光,这么好的水土,却养不饱两岸的农人。

小周庄有八百多口人,分为四个生产队,每个生产队二百来人。人民公社时期,社员按工分分粮,一年到头,每人不过分得十斤小麦、二百斤玉米、三百斤红薯干——这还是好年景。一盒二分钱的洋火都金贵得很,用油纸或塑料布包好。每一根火柴,不到万不得已都舍不得划。为了节省,家家饭后必在灶灰里留下火种,做下顿饭时,扒开冷灰,放上软麦秸,俯身去吹,慢慢把麦秸引燃。火种要是灭了,为省一根火柴,就得到邻居家借火。怎么借?用麦秸裹些带火星的柴灰,小跑着回家,路上小心地吹着,不能让火灭,也不能让麦秸烧起来。

家家户户,大人小孩,身上都生虱子和跳蚤——虱多不痒,倒也习惯了。只是,农民可以一冬天不洗澡,但能一直不剃头吗?

只能等那走村串巷的剃头匠!可是,剃头匠也是可遇不可求啊!

茫茫山野,偶尔能见挑着挑子的剃头匠。挑子一头是个火炉,一头是条短凳。火炉用来烧热水,凳子给顾客坐。凳腿之间嵌着两层小抽屉,里面放着推子、剪子、刀子、梳子等。俗语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,就是从这儿来的。

小周庄没有一个会理发的,人们的“头等大事”成了难题。为剃个头,得打听哪儿有集、哪里逢会,跑十里八里是常事!

忽然有一天,小周庄来了个剃头师傅。村民如大旱望见云霓。

来者三十来岁,身长不满五尺,清瘦,少言,姓贾,山东人。他被人引到村里那棵挂钟的老榆树下。树下是一片空地,村里常在此给社员分工派活儿。

贾师傅支好摊子,向围上来的村民拱手作揖道:“初来贵地,混口饭

吃。没有君子,不养艺人!今几个理发不要钱,饭点儿到了,赏个馍,端碗热汤就成。”

村民一个将信将疑坐上凳子,又一个心满意足地回家。

当晚,大队干部把贾师傅安置在牲口屋的一间空房住下。白天,他的理发手艺与谦和态度,村人都看在眼里。

恰巧第二天下雨,不上工,村干部敲了铃,吆喝道:“要剃头的,牲口屋来!”

为什么那时候理发叫“剃头”?因那时农民多半剃光头,俗称“光葫芦”。这种发型最简单,一则好打理,二则间隔久,省事省钱。年轻小伙子,讲究的,也就推个平头。那时留大背头、中分头等发型,常被看作二流子。

即便剃光头,也很有讲究,手艺不到家,很容易在顾客面前出丑。

贾师傅给炉子生起火,烧上大半盆水,在土墙上挂好油光黑亮的帆布带,取出厚背钢钢剃刀,“唰唰唰”正反磨了几下,请客人坐下,围上布巾。贾师傅净净手,在客人头上缓缓抚按一遍,才从热水里捞出毛巾,拧半干,叠好,放干发上焐一焐——开刮。

有人会问剃头前为何要摸头,只因每人头型不同,有平有凹,有头上长肉疙瘩的,有皱如核桃的。不先摸清,刀子飞快,一不留神,顿时见血,便是失手。重的,摊子被砸,人还可能挨揍。

遇上头皮肥厚、脑后褶皱深的,还须用左手拇指食指将皮肉抻平,否则最易破皮,沟里的发根也剃不净。

如有疮疤旧伤,更得留心。

贾师傅刀锋过处,沙沙作响,如春夜麦苗拔节,清脆动听。转眼之间,头净面清。

“您瞅瞅,中不?大伙儿看看,行不?”

每理完一人,贾师傅都躬身含笑,客气询问。

若遇年长者,他不仅仔细剃好头发,还用心净面刮须,手法轻柔,令人昏昏欲睡。一番操作,老者浑身舒坦,一种轻松、酥麻、飘飘欲仙的感觉从脚底升起,不由竖起大拇指:“这手艺!”

小周庄人对贾师傅好感日深。村民纷纷提议,不如将他留下,把全村人剃头的活儿包给他。大队与各生产队议定,请他专为村里人理发,轮流到各生产队吃饭,年终结算,每个生产队给他记一个壮劳力的工分。四个生产队,便是四份工。

这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特有的一种经济分配形式——包头。

贾师傅感激不尽,他从心里将小周庄视作故乡。

河对岸的商水邓城,自古是水陆要冲。史载三国时魏国大将邓艾曾在此屯兵,故名。镇上有叶氏宅院,人称“中原小故宫”,记载着明清时期以诚信无欺发家致富的叶家的故事。此地是沙颍河上连通山陕豫皖的货运码头,市井繁华,远胜叶埠口。甚至有人言:叶埠口之兴起,正是因邓城叶家的众多佃户渡河种田,才渐成聚落。

邓城码头,上接逍遥、纸坊、漯河,下通周家口、项城、沈丘,名噪沙颍河流域。

邓城初一、十五逢集,南北客商、船工水手、四乡百姓,络绎于途,喧闹异常。

一日,村人为解馋,撮掇贾师傅去邓城街上亮一手,好挣了钱请大家吃顿邓城名吃——叶氏猪蹄,再喝碗酸辣可口的的小鱼鱼汤!贾师傅一开始果断拒绝:既被村里包下,岂能另揽活儿?但推托不过,只得随小船过了河。

摊子支在叶宅西侧街边。已近上午九点,人流渐稠。村文书替他吆喝:“叶埠口小周庄的包头师傅老贾,给各位效劳了!虽是毫末技艺,却是顶上功夫。俺全村老少都试过,想尝鲜的来哎——”

看稀罕的、凑热闹的,越围越多。随着一个又一个体验者啧啧称赞,贾师傅的热情渐渐被烘托起来。

他朝众人拱拱手,说:“承蒙乡亲抬举,今几个露个丑,也算报答小周庄老少爷们儿的情义。只是多年不练,万一失了手,还望各位包涵。”说罢,他向凳上坐着的后生附耳几句,后生立时瞪目。

贾师傅传言:不怕。

只见他取出三把直背木柄剃刀——刀身厚重,刃口雪亮,不能折

叠,是手工锻打的老式家伙。

左手两把,右手一把。寒光一闪,右手剃刀已在后生头顶轻轻带过,随即嗖地抛向空中;几乎同时,左手速递一刀,在发际一抹,上抛;第三把刀已在右手,再刮再抛……三把刀此起彼伏,如银梭穿空,划出一道道清冷的弧线。贾师傅眼睛并不怎么看空中飞刀,手却像长了眼一样,稳稳地接住最下面一柄,在后生头皮上唰地刮过一刀,又迅即抛起。剃刀上下翻飞,光影织成一张流动的雪网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凳子上的后生,身子绷得笔直,头被贾师傅紧紧按着,惶惶然不知所措。

贾师傅全神贯注。

七八个回合之后,一片啧啧声响起。集镇这一角,立时像滚油炸了锅。

贾师傅兴起,最后几轮,竟把锋利的剃刀抛得更高,距离地面约两米,接抛之间,或以手绾花,手心翻覆,或突然止住,又猛然出手,快如毒蛇吐芯,眼看刀落头顶,竟又稳稳接住。观众大气不出,腿脚不动,两眼定住,呆若木鸡。正当众人目眩神迷之际,贾师傅蓦然收势,刀刀入手,垂手而立。

四围观众,张口结舌,良久方闻吐气之声!

……

此后数十年,贾师傅再未炫此绝技。当年的村支书周尚文晚年常叹:“俺这一辈子,俺这一带人,再没见过第二回这样的绝技。”

贾师傅落脚在小周庄,一直未娶,孤单一人。改革开放后,“包头”不再,村人亦不知贾师傅所终。

周尚文还忆起,贾师傅亦通针灸与祝由之术,村人有疑难之症,经他调理,立竿见影。村里人对他的身世不是没有怀疑,但他的为人与技艺,成为村民接纳与保护他最牢靠的屏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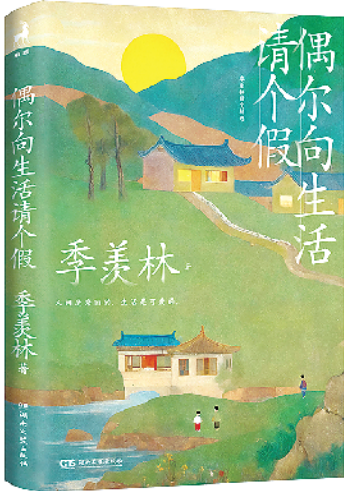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“乐土乐土,爱得我所……”

“居善地,心善渊,与善仁,言善信……”

村小学里,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越过叶埠口,隐约回荡在绵延东流的大沙河上空。

在忙碌中按下生活的“暂停键”



《偶尔向生活请个假》
季羨林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

《偶尔向生活请个假》是著名语言学家、文学家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集,共收录 38 篇散文,分为花草树木、动物朋友、旅途点滴、烟火人间、生活情感五辑。

书中,他以幽默风趣又不失真诚的语 言,将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。他笔下的一草一木、一虫一鸟,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充满了灵动的气息。他真诚地感慨“人和自然之间没有界限”,这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,更是他内心深处对生命和谐共生的向往。

书中深刻的主题,犹如一记警钟,敲响了我们对生活节奏的

反思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们被各种电子设备和社交平台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看似忙碌充实,实则内心空虚。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和物质享受,不断地奔波劳累,却忘记了生活的本质。季羨林先生在书中提醒我们,那些看似平凡简单的生活瞬间,如与宠物相伴的静谧时光、在菜市场与摊主闲聊的片刻惬意,才是真正的生活之美。这些细节,如同繁星点点,点缀着我们的人生,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、有滋有味。他鼓励我们放慢脚步,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,让心灵得到片刻的放松和滋养。

该书语言简练而富有表现力,流畅自然,毫无雕琢之感。在描述大自然的美景时,他常常运用拟人化的手法,赋予山水、花草人的情感和动作,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。就像他描写春天时写道:“春天来了,万物复苏,植物们开始展开它们娇嫩的叶子,对着阳光微笑。”短短几句话,便将春天的生机勃勃写得生动明媚。

在结构方面,本书收录了许多小篇幅的散文,这样的结构设计,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,无须花费大量的时间,就能随时随地开启一场心灵的阅读之旅,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放松。

无论是追求内心的宁静,还是向往自我成长,本书都能为读者提供启示与力量。相信通过这本书的陪伴,每个人都能够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与意义。

(记者 黄佳 整理)

行藏与智慧——论孟庆武先生诗词之旨

张华中

夫诗者,天地之心,日月之华,文明之旌也。自《击壤》发其源,《关雎》扬其波,楚骚发愤以抒情,汉赋铺陈而言志,唐音振雅,宋韵标高,三千载文脉绵延,九万里风雅不绝。盖诗道非小技,实乃性命之学,可穷造化之妙,可寄丘壑之心。今观孟庆武先生《行藏录》,见其以双轨为韵,五绝立骨,述行藏之节,显生存之智,良有以也,诚当代诗坛之翘楚也。

先生曾奉檄援疆,履雪域安黎庶,驻新和兴教化。当“行”之际,黄沙卷地,铁马嘶风,身系百姓之盼;及“藏”之时,青灯映卷,墨池生香,心游文翰之林。其《天山行旅》诸作,如“山街日晕传春信,应遣韶光到米兰”,非惟纪行,实乃襟抱。昔东坡谪儋耳而诗境愈阔,放翁戍南郑而笔力益雄,先生以见闻觉知入诗料,以民生疾苦为诗魂,恰如璇玑玉绳,星月相照,承古贤之遗风矣。至若《打理衣柜》《翻看旧相册》诸篇,则于细微处见丘壑,寻常中观大千,正所谓“工夫在诗外”,深得杜陵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之匠心。

先生为诗,不拘泥“平水”之格,兼采“通韵”之便,此非苟且折中,实乃通变之智也。声韵之学,本随世而迁;沈约创四声以定体,刘涓子略以规范,皆应时而生,顺势而为。今观其《春窗》一绝“微信发推后,春窗堕月深。关机待消息,开恐未回音”,以今语述古意,借新器抒幽怀,较之摩诘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,别具时代气息。又若“三访”:《访友人未见》“打来电话方知故,山上防洪身在差”,《访城西谢家》“主人正种园中菜,握手忽来泥未擦”,

《访友》“应答过午园中去,说是樱桃熟可摘”,皆能化俗为雅,点铁成金,复得香山居士“老妪能解”之真意,此乃诗接民生之明证也。

苏子瞻尝言“摩诘诗中有画”,先生兼擅丹青,故其诗亦多丘壑之姿。《晚江夜泊》“野浦花千树,横桥水一湾”,笔致疏朗,宛然云林(倪瓒)平远之景;《访东王营村记之》“灯寒明月满,霜重一天秋”,气韵沉雄,酷似中立(范宽)雪山之图。然先生诗之可贵,不止于画境,更在以笔示情,以字存心。《忆父》曾因脑梗伤心智,只会相加不会乘”,以诙谐之语藏锥心之痛,真情感人;《援疆二十年记》“心驰每忆关山月,啸马秋风入梦闻”,以刚健之辞显边疆之情;风骨卓然。此种境界,非仅笔墨之工,实乃性情之真也。

嗟夫!当下,生计驱驰者众,心魂安放者稀,能于尘嚣扰攘中存诗心、养浩气者,尤为难得。庆武先生以从政之身,得林泉之趣;处纷纭之世,守淡泊之怀。其诗如清泉涤尘,朗月照夜,读之令人忘机,恍见陶令采菊东篱,东坡泛舟赤壁。余不揣浅陋,缀七绝以赞:

盖诗之为用,不必皆效屈子问天、杜陵忧国,若先生这般,以诗为舟,渡俗世之波;以诗为药,疗尘劳之疾,使劳者得息,忧者得安,斯亦足矣。先生千首诗词,非炫才之具,实乃生命之注脚、智慧之结晶。后之览者,若能于其中悟行藏之节、得生存之智,则先生诗道之传,其功远矣。诗道不灭,文脉常青,观先生之诗,信然!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随笔

那所初中,照亮我的一生

江渚上

我拄着拐杖,又一次站在初中母校的大门外。阳光暖暖的,似乎在劝我忘记什么,又似乎在提醒我忆起什么。

记忆中学校的两扇铁门已变成漂亮的弓形门楣和自动伸缩门,门楣上“龙塘河中学”五个大字已由漆红变为灿金色。30 年了,这扇门似乎未曾老去,而我已从青涩学子变成两鬓斑白之人。今天,能再次走进我心心念念的地方,能与母校“再续前缘”,是我未曾预料的。

我一岁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,导致左下肢和右上肢残疾,运动功能受限。1984 年秋,我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被姚集乡龙塘河中学录取。父亲用架子车拉我到学校大门口,把一个星期的口粮挂在我的肩膀上,告诉我,以后的路需要我自己往前走。我望着父亲期许的目光,坚定地拄着拐杖,踏入初中校园。当时我才 13 岁,家庭的贫穷和身体的残疾令我自卑而木讷。离开父母的精心照料,面对许多未知的困难和障碍,我充满胆怯和惶恐。那时,校内的路并不平坦,碎砖铺就的羊肠小径对我而言不啻天堑,每到雨雪天,泥泞湿滑,更让我举步维艰,摔倒磕伤是家常便饭。

我常常最后一个去伙房拿自己带来的、已经发霉的杂面馒头,接一碗白开水,找个没人的地方,拿出母亲用棉籽油炒的大盐块,以水化开,将馒头在里面蘸一下,再伸长脖子咽下去充饥。至今我仍记得一件事:一位不知姓名的同学忽然走到我面前,默默地将他带来的西瓜酱豆挖了一

大勺,放到我碗里,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说声“谢谢”,他就转身走了。来自同学的关爱,如一束光,让我温暖至今。

那时学校尚未接通自来水。一个下雨的早晨,我拄着拐杖到校园内的坑塘边洗脸,一不小心滑进坑塘。值勤的班主任李恒才老师一把将我拉上岸,又搀扶我到寝室,让我换上了他的衣服。这份深恩,我一直铭记在心。

第二天,李恒才老师悄悄在班里组建了一个学雷锋小组。起初是班长张建军每日在寝室门口等我,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六个人。尤其在雨雪天,他们至少有一人替我拿书包,护送我去教室或伙房。那时的我要强、自卑、敏感,对这些帮助颇为抗拒,总觉得众人怜悯的目光如芒在背。直到有一日,大雪漫天,我拄着拐杖在寝室门口踟躇,望着被冰雪覆盖的小径发怵。建军和另外两位同学手挽手,冒雪组成一道人墙,护着我一步一步挪向教室。那一刻,我哽咽了,终于明白这不是怜悯,而是一种更为珍贵的东西——同窗之谊。从那时开始,我的性格发生了转变,从自闭变得开朗,从怨天尤人变得能接纳自己、接纳他人的善意。

三年间,李恒才老师在学习、生活等方面对我关爱有加,让我感受到父亲般的温暖。学习上,他关注我的各科成绩,经常给我“开小灶”;生活上,无论是感冒还是磕伤,他都对我关怀备至,有时候还把我领到他家里吃西红柿炒蛋补充营养,放假时,他

把我的书和被褥放在办公室保管,以减轻我回家时的负担。一件件小事、一次次关爱,在我心里埋下了教师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种子。

初三一次学习班会结束后,李老师送了我一本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并在扉页上写道:“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好好读书,因为读书是实现理想的最快方式。”我知道,他是在鼓励身体残疾的我好好学习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那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一高。揭榜那天,校长带领李恒才老师和学雷锋小组的六名同学,敲锣打鼓到我家送喜报,轰动了全村。

时光荏苒,我于 1990 年考上河南师范大学。毕业时,我义无反顾选择到母校龙塘河中学任教,回到这个曾给予我温暖的地方,下决心将善意传递下去。

然而好景不长,由于身体上的病痛,我万般无奈向学校递交了辞职申请。走出母校的那一刻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——这眼泪里有不舍、有不甘,也有对现实的无可奈何……

离开学校,我在外工作了 30 多年,做过出版社英文编辑,当过文化馆高级研究员,最后从党史办公室退休。丰富的经历让我明白: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止一条,只要心怀热忱,处处都是讲台。

但我隐隐觉得,我和初中母校的缘分未尽。果然,机会从天而降!

今年秋天,龙塘河中学的现任校长——我当年的学生乔红军突然登门:“郭老师,您既懂心理学,又在思